

白衣夢圓

龐平蘋

一、抉擇

如果，讓時光回到原點，我就能輕鬆愉快地做選擇。不在有情緒上的困擾，不是為了公費學校可以減輕家庭負擔，更不是為了求得一技之長日後能夠自立謀生。是因為，一度身歷其境，瞭解護理的真諦，利人利己，終身受用。

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初中（現代稱為國中）畢業的那個暑假，學業告一段落，卻是不上不下的階段。升學？當然最理想，機會以後，但有著沈重的經濟壓力。那個時期大多數家庭都清寒，若要升高中、大學，教育費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就業？當年工商業均不發達，工作機會不多，又沒有一技之長，想找個像樣的工作是相當困難的，白忙了好一陣子，還是一事無成。

報考的學校（民國四十年沒有聯招，各校單獨招生）先後發榜，自己的名字也一一出現在榜單上。機會多了，煩惱也隨之而來，讀那一所學校好呢？真正傷腦筋。只有「台灣省立高級醫事職業學校」還要覆試，於是焦急地等待著覆試的日子。

覆試，是個奇怪的名詞，當天把我們這些初試錄取的人分成口試和體格檢查兩組，我被分在上午體檢，下午口試那一組。原來如此，暫且不管口試要考些什麼，想抱佛腳也不知從何抱起，大家在操場上排隊，等候叫自己的名字，反而把緊張拋到腦後，嘖嘖喳喳，談天說地，呈現出一群女孩子聚在一處時必有的情景。

第一位進去體檢教室的同學，突然間紅著臉含著淚衝出來，快速地閃開了。由於彼此都不認識，沒有人敢追過去詢問究竟，頓時空氣又凝重了起來，鴉雀無聲。輪到我知道除了檢測健康狀況之外，還有驗明是否處女之身，的確讓人忐忑不安，若不是當機立斷，鼓足勇氣去接受這麼讓人靦腆的檢查，「白衣天使」的美名就和我絕緣了！在此，要特別感謝幫助我做「抉擇」的耳語：「不要怕！是女醫師，看一下很快就好了」。到現在還不知道她是誰，請原諒我當時年幼情急，連一句「謝謝您」都沒有說，就匆忙地衝了出去。您知道嗎？這一份感謝久久不忘，永存我心。希望您還記得當年暑期入學體檢時曾給我的心理支持，更期待您能看到我由衷的感激。沒有您的指點，險些兒我就溜之大吉了。口試，試場是一間大而空的教室，只放了一張書桌，一位主試老師（聽說是校長夏德貞女士）坐在書桌後邊，面對著門，我走了十多步才走到桌子前面。她眯眯的雙眼透過厚厚的眼鏡片望著我，小而薄的嘴唇略帶微笑，大而慈祥的臉龐流露出無比的威嚴。我除了深深地鞠了一躬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真是呆得可以。唯一聽到的是自己的心跳，我屏息以待。

「為什麼來考這所學校？」她問。和剛才聽到的訊息一樣，但是不知怎麼地，

已經準備好一席冠冕堂皇的說詞，卻一個字也不想用，面對著她，祇想說最真實的話。

「公費」。

「你知道護士做什麼嗎？」她看我沒話說了接著又問。

我只是搖搖頭，對著她傻笑。

「很辛苦的！」

「我不怕吃苦」再搖搖頭。此時心情已漸漸平穩，等待著下一個問題，大概可以好好地作答了。

「回去等通知吧！」說完就笑咪咪地在寫字，想必是在寫我口試的成績和評語。於是準備在去報考一些尚在招生的公費學校如女師、北師等。還記得初中的國文老師曾鼓勵我日後可以讀中文系，美術老師也曾建議可以朝藝術方面發展，師範學校這兩科都有，但一想到要為人師表，又有些怕怕的，正當躊躇之時，郵差先生送來入學通知，讓我去參加新生訓練，真是喜出望外。好吧！經過這麼稀有的人學歷程，豈能輕言放棄！我得要看看學做“護士”究竟有多辛苦。

二、“新”的開始

新生訓練；是個很新鮮的名詞，校方舉辦這項活動的目的，在介紹環境和一些規則，讓我們認清今後學習和生活的概況。對我而言則是人生全新的轉變，一個正需要受別人關心照顧的十六歲，開始要學習如何去關心與照顧別人的知能。有了這麼一個努力的方向，心頭不禁湧起陣陣不可思議的感覺。告訴家人，興匆匆的帶齊了通知單上所規定的物件來學校報到。由於第一次住校，既好奇又擔憂。背著自己的包袱（用一塊方形的布，把衣物放在中間，再對角打結），排隊辦理入學手續。這一長列的陌生人，誰也沒想到就從此刻起，我們將要共同生活、學習、奮鬥、勉勵、攜手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建立了如同親姊妹一般的情誼。

勞動服務；是訓練課程之一，清掃我們這一班自己用的教室、寢室以及公用的餐廳、浴室、廁所、庭院除草等等，我們分組分區同時進行，很快就完工了，原訂兩小時的課，多出約半小時，大家都回到集合的大禮堂（入學考的試場，單人課桌椅換成長條椅，木條釘製，可坐四到五人）排排坐。級任導師進來自我介紹，又說：「你們做得很快，不知道好不好，每組派一位代表，和我去看看」。巡視的結果很好，導師很開心，和藹地說：「去把自己洗洗乾淨，搖鈴時就可以進餐廳用晚餐，晚自習再見。」哇！原來晚自習還是有老師在旁監督呢！

大禮堂，幾乎成了我們生活必經之地。面對著舞台，左、右、後面都有門。從左邊門出去；右手側一間平房是家政教室，再向前行則進入一棟日式木造二層大樓，呈L形，樓下是示範教室和普通教室。我們住在樓上第一寢室，導師、

舍監和一些老師也住同一層樓，在 L 行的轉角樓梯旁。整棟樓上有五間學生住的大寢室，室外由一條約六尺寬的長廊做通道，即使再輕的蓮步，也會讓地板咯咕咯咕，所以最裡面的第五寢室給高班和上夜班的學姐住，比較不受干擾，但是遇到緊急集合時就有如萬馬奔騰，還是不勝其擾。正因為這一特色，大家心知肚明，任何輕舉妄動，都難逃住同一層樓老師們的耳目，真是高度智慧的巧妙安排，無論我們是天生的，亦或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日久成了習慣，個個都是乖寶寶。誠如林惠勤老師的一句名言：「假假的！沒關係，假到底就是真的」。

從禮堂右邊的門出去；右側也是一棟日式二層木造房樓，特別為學生實習而設的婦幼衛生中心（簡稱產院）的背面，它的前面正對著校門。在這庭院中間有一道水泥和磚砌成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屏障，對著校門那一面寫著共同校訓禮義廉恥四個大字，另一面寫著青年守則十二條。旁邊有株數目（在內江街校區大門內扶梯旁，至今仍在枝繁葉茂，迎風搖曳，是校園中五十年來唯一碩果僅存的古蹟了。在遷校石碑新校區以前，護校人畢業典禮散會後，總要在它的四週攝影，留下純真美妙的回憶），隔絕了大街和產院間的視線。左側門進去是我們的盥洗室，其中設有水泥築的洗濯台，裝置很多水龍頭供洗臉、洗衣服、餐具等之用。台的下面有兩排木架，貼著學號，每人一格，剛好放我們的簌洗用具。穿過盥洗門室右邊門是餐廳，左門是浴室。

從禮堂後面的門出去，是一條走廊，右側和通往教室大樓的走廊（禮堂左側面，下雨天我們在此廊下整隊進禮堂開會）聯接。左側轉過去走七八步有一棟單獨的小小的平房一廁所。順著走廊再前行，左側兩間平房是學校衛生室和訓育室。盡頭一排數間辦公室，我們報到手續就是在這裡辦的，計有事務處、會計處、教導處及會議室。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校長室？辦公室、長廊和教室大樓的中間空曠處就是操場。

我們快速地洗完冷水淋浴（熱水每週只燒兩次，從此不知不覺地練就了冬天洗冷水浴的真功夫），放好臉盆，只是進餐廳的門口擠得水洩不通，繞到外面向窗內望去，一位學姐正在分菜；她把餐盤從餐桌下層的空格取出，分好菜再一一放回，關好紗門。等她分完全部人的菜，我們才按號入座，各自拿碗到大木桶盛飯。雖然號稱為一葷一素，實際上等於兩素，葷菜盤內只能找到兩三根像筷子那麼粗的一吋長的五花肉絲，因此飯的銷路就特別好，我就吃了壓得緊緊的兩晚（這不是現代吃飯用的瓷碗，而是那種以鐵做胎在圖上釉的搪瓷碗，報到時發的，每人一套，一個長方形的拖盤內放兩個直徑約 16 公分的碟子和一個約 300cc 容量的碗。自己負責清洗。如果那一天不在學校用膳，就把菜碟翻過來，盤底朝上表示不需分菜，偶爾遇上湯內有些蛋花或細碎的青菜等物，就得大排長龍，個個都在打撈沈在鍋底的魚，偏偏當湯勺慢慢提升時，魚兒又飄走了，真正舀進碗裡的沒剩多少，然而大家仍是興致勃勃，樂此不疲。

晚自習，導師和舍監講一些晚自習可以活動的範圍，住宿規則等，就讓我們提前下課，上樓整理物件舖床準備就寢。

隨著熄燈的鈴響，緊張新奇的第一天終告落幕，應該可以睡大覺了，但是切切的私語聲此起彼落，原來失眠的人大有人在。我們全班住同一間大寢室，每八張雙層床併成一行，上舖下舖就各有八個人等於睡在一張大床上，說個悄悄話是很方便的。這時有人用清脆的高音和別排的人交談，真佩服他們的膽量（第二天花了很多時間去聽音辨人，才看到她們的真面目），直到走廊出現腳步聲並且停止在寢室門口，不用看也知道已經驚動了老師大人，這才靜下來。朦朧中醒來，天還沒亮，下了床走出寢室，在走廊看到有位同學站在窗前發楞，我輕輕問她怎麼了？她說想上一號又不敢去，讓我意識到我們的廁所要下樓，繞過或穿過大禮堂，一路上只有長廊頂端那幾盞昏黃的路燈在照明，四週一片漆黑，我倆加起來的膽子也不夠大，靈機一動，向寢室探問：「有人要上一號嗎？」頓時發出一陣木床搖動的咿咿呀呀聲，來了十多位忍耐多時的同志，於是我們一行號浩浩蕩蕩地去來，並且相約今後每夜都將結伴同行。

三、 札根基

開學典禮（每學期第一次週會）在升旗、晨操之後舉行，隊伍依序進入禮堂，一年級坐在最前面，二、三、四年級高班學姐坐在後排，人數的總何不比我們多。因為我們這一屆開始招收雙班，很多在校外實習的學姐不能返校參加。典禮由夏校長主持，從她的訓話中讓我們瞭解今天入學並不代表四年後一定畢業，在這第一學年內，將要不斷地考核，也讓我們試試看能否適應。學理、技術、品行、愛心、耐心等，都是成為護士必備的條件，如不合格隨時可能被淘汰，當然如果自己不能適應，也可以自動退學。

頒獎儀式中學姐們上台下台穿梭著，有的穿白襯衫外加一件天藍色背心式百褶裙（校服），燙得畢挺，十分漂亮。有的穿天藍色襯衫外加一件白色直桶式背心裙（實習服），頭上戴著護士帽。真正羨煞人也。獎勵的項目除了學業、操行成績優良獎，還有一項實習成績優良獎，充分顯示臨床的表現在護理教育過程中，是極為重視的。

師長介紹，教導（教務兼訓導）主任葉元彬先生（負責訓導居然是一位挺拔帥氣的男先生，令人非常驚訝，直覺上會認為女校的訓導主任應該是女先生，日後從他的精明幹練，溫文儒雅的特質中，領會校方為何做如是人事安排）。實習主任林惠勤女士（平易可親，學姐在背後稱她林博士，後來我們一年級時她教護士歷史，二年級教婦產科護理。三年級教小兒科護理，四年級她是實習主任而我們全年在實習，“博士”之名還真的名符其實呢！一個學年中，她給三個班級上課，管一班實習，每天笑嘻嘻的，這份吃苦耐勞的精神，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一年甲班導師楊鳳鳴女士。一年乙班導師鍾信心女士，人在國外，暫由楊老師代理。我們的名單按姓的比數排先後，我當然分在乙班，好不容易等到鍾老師回國，可惜不久之後她又轉往台大護校任職，乙班才變成楊老師的正牌導生，然而醜小鴨心態卻久久無法消除。

最後，全體起立，唱校歌。歌詞還不會背，聽學姐們隨著琴聲高歌，內心有著

莫名的感動。

開學了，這是第一堂課，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嗎？我不敢確定，但是大致上已經瞭解我進入一所非常嚴格和高標準的學校，必須集中全部精力，面對即將來臨的種種切切。

一週的課表貼在公告欄，一年級全部時間在校內上課。共同科目、專業科目、體育、音樂、家事和班會等，一週家事和班會等，一週伙小時排得滿滿的。下學期由於救國團的成立，我們又多了兩節軍訓課。雖然事隔多年，往事歷歷，依然清晰。

「護病原理與護理技術」：

由導師授課，沒有教科書，除了課堂抄筆記，還要到圖書館看指定參考書，很多是英文版，以初中畢業的英文程度來讀原文書，查字典的時間比真正瞭解書中意義超出太多，真累人。

技術課換到示範教室上課，裡面有七張病床，沒有課桌椅，我們站在床頭後面圍成一圈看老師示教。老師走道教室中央，班長的口令是「起立、敬禮、坐下」引得大家都笑了，本來就站著，如何起又如何坐呢。老師上技術課特別更換了全套的護士服，更顯露出她那小巧玲瓏、秀外慧中的模樣。每人發了一本厚度不到一公分的「護理技術」，書中列了一些簡單的步驟，一看就懂了，誰也沒想到這門課才叫真正的累人呢！當老師邊做邊講，輕鬆地示範完「密蓋床」的舖床法，接著讓一位同學出來照著再做一遍（這就是示教和回示教）。慘了！看人挑擔不吃力，輪到自己做就重如千百斤，這是很好的教學法，立即體會出能背誦、默寫都不夠用，一定要動手做，還要做得快，做得好。老師說考試時只給七分鐘就要完成。我們利用課餘、晚自息以及假日的時間，分批輪流前往示教室練技術。兩個人自由成對，分工合作；一人練習，另一人負責計時並且拿著書核對操作者的每一步驟，若有錯誤立即矯正。兩個人都不會的話，晚自習時間有值班老師在示範教室可以請教，有時候講不清楚的部分，她就會再做一遍給我們看。一遍又一遍重複練習著，直到自己滿意為止。一學年的技術課程著實費盡心力，不臻完美，絕不停手。這一科不及格是不能參加實習的。雖然當時只是為了分數在打拼，卻也不自覺地讓自己的雙手和萬能拉近了一些距離。後來進病房面對病人時，方洞察這段日子的苦練是有代價的；為自己，扎下很好的根柢。老師要求做得快，就必須去除不必要的動作，於真正護理病人時，節省了不少體力和時間。要求做得好，才能讓病人滿意。熟練，使自己增加信心，並且才能獲得病人的信任，沒有人發覺我們是一群初上陣的新手。

「護士倫理」：

由夏校長親自授課，足以令人意識到這門課的份量。她先在黑板上寫「白衣天使、黑衣魔鬼」八個大大的字，然後轉過身來舉例說明。詳細講解天使與魔鬼之間差異幾希的分界。護理助產從業人員，必須絕對小心謹慎。

為病人服務時，做對了就是天使，稍有疏忽造成有損病人之事就是魔鬼。大如給藥、治療、協助手術等，可能危及生命。小至對待病人的態度、表情、語

氣、動作等等，都會影響病人的心情。她說：

「一位病人沒有興趣知道你考試多少分，讀過多少書，如果你是心情愉悅地走到他床邊，溫和關心地和他交談，他就會覺得舒服多了。若是你板著一副晚娘臉孔，用不好的語氣說話，即使汗流浹背地為他做了很多事，他還是覺得被你氣死了。」

「微笑，是護士助產士的職業態度，自己的情緒不可以帶到工作上。」

「你想要做天使？還是做魔鬼？」

下課後合上筆記本，一堂課只抄了八個字，卻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永永遠遠銘記在心。回到寢室很多同學不約而同，對著鏡子仔細端詳著自己的尊容，分辨天使與魔鬼表情的區別。一旦找到最像天使的微笑，立刻僵持不動，讓臉部肌肉如慣這種表情。諺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果誰相信這句罵人的話，那可就會被它害慘了，任何事只要有心去學，沒有做不成、改不掉的，怕的是自己因循自誤，不下決心，不去努力。

倫理本身，就是在研究人類道德現象的學科，常常受到人、事、地、物的變遷而改變，重要的是自己設立心中警察，適時適地的去辨明是與非。有些規範條文雖然看起來刻板枯燥，卻對於初學者幫助頗大。例如國際護士規範

（International Nurses Code）其中的條文就是用 50 年後現金的價值觀去衡量，仍有必要去切實遵守。例如：「專業護士不接受薪資以外的財物」。放眼今日社會，有多少人被“受賄賂”所害，大家有目共睹。而我們只要被熟這些條文，老老實實地做到，輕而易舉的就能讓自己和護理專業的名譽得到保障。

「心理學與心理衛生」：

因為黃堅厚老師請假，夏校長來代課。照舊在講話前先在黑板上寫一句“Sense of well-being”，就這麼簡單的一句，改變了我看喜怒哀樂的角度。自從那堂課之後，無論遇到任何窘境或困難，我都會一方面挖空心思，盡全力去克服，另一方面則努力學習要在心境上感覺美好。

悲觀和樂觀，只是一念之間，對人一生的影響，卻至深至巨。也唯獨抱持樂觀態度的人，才會感覺到身邊現有的幸福。

「護士歷史」：

是林主任授課，每堂課都好像在聽故事，最感人的是南丁格爾女士那一段，由她娓娓道來，彷彿身歷克里米亞戰場，目睹這位出身貴族的千金小姐正在不眠不休地搶救傷患，跪著刷洗地板，提著油燈深夜巡視病房等等情景。女士恭、儉、溫、良的心性創立科學化護理教育的豐功偉蹟，雖然不敢夢想將來能夠有為者亦若是，見賢思齊的種子已經深植我心。

讀歷史的效用，在於追古諫今，發人深省。有一堂課林主任沈痛地描述“護理黑暗時期”從事護理工作的種種表現；值班時躲在無人處睡覺、酗酒、偷取病人財物等等足以讓護理職業蒙羞的惡劣行為。大家從心底吶喊著戒之戒之，我可以不做護士，但我絕對不能成為護理界的敗類。

「解剖學」：

是最難記憶的一科，人體構造極為複雜，學到骨骼系統時，每塊骨頭上的凹、凸、縫、洞、溝都有其名字及功用。有位同學十分認真，從圖書館借了一個骨頭，整個晚自習都在複習還嫌不夠，又帶回寢室，在蚊帳內繼續複習，抱在手上睡著了，害得查寢的人嚇了一跳，後來查清楚是“太用功”不是“惡作劇”而作罷。此後每逢再有人去借骨頭時，可就辛苦了師母大人（她是葉主任的夫人，楊學敏女士，因為是好媽媽型，我們喜歡稱呼她師母），一個一個輕輕叮嚀：「只能在圖書館或教室裡研究，用完最好在晚自習下課前還，千萬不要帶上床啊！」我們報以會心的微笑，多半在當天歸還，不敢再造無心之過了。

「英文」：

英文課本是「護士應用會話」，多半屬於疾病的病名、病情、縮寫字母和它所代表的意義等，明知到非背熟不可，日後進病房才看得懂病例和醫生的處方，但是讀起來還真不是普通的枯燥乏味。老師也知道我們的心情，選了一些補充教材。用我們自己的零用金（當年公費包括了食、住、制服一校服一套及實習服兩套。在校方精打細算之下，發給每人新台幣七元零用金，家境清寒的同學，每個月就靠這七塊錢零用金過日子），買了一本短篇小說。其中一篇「The Last Leaf In Summer」，十分感人。

全文描述一位住院病人，每天一片、兩片……數著窗外牆頭那藤枝上的綠葉，深信葉子落盡時分，就是自己生命的終點。他的想法被鄰床一位畫家知道了，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掃去了最後一葉，畫家冒著風雨爬上牆頭畫了一片葉子，激發重拾生命的力量。這位善心的畫家卻因為淋雨感冒，併發肺炎逝世。雖然他創造這一幅圖畫是幅永垂不朽的傑作，讀後總會為他深深地惋惜。一讀再讀，絕對不是為了分數而讀。老師真的是用心良苦，我們明白。我們的工作崗位，站在與病魔對抗的第一線。鼓舞病患堅定求生意志的機會，比比皆是。如何運用智慧與巧思，留下我們自己的傑作，將是我們今後最大的考驗。

「三民主義」：

由葉主任授課，雖然有課本，那是給我們自己去讀的，上課時他把自己研究心得，深入淺出地講解，讓我們對民主體制，有著美好的印象。後來我想升學，參加大專聯考，三民主義一科得了很高的分數。

老師蔣克實，有個口頭語「啊」，有位同學發起要數一數，大家就很用心的數，連續幾週都只有七、八十個「啊」，有次他講得高興，我們數到一百個時，有兩個同學也不約而同的啊出聲來，老師大概感覺到我們有些怪怪的，稍頓一會，又繼續講。一定是有人向他招供了，第二次上課，數不到十個啊，下課時他幽默地加上一句「今天找不到啊了吧！」他這種即知即行的精神，讓我得到比正課更大的收穫。

還有很多科目，對我們都有深遠的影響，限於篇幅不再枚舉。除了上課，還有活動，每天都從早忙到晚。

「晚自習」：

晚自習，從星期日至星期五，晚上 7 時至 9 時。時間的運用最多樣化；可以溫

習功課，也可以去一別的地方，如圖書館、示教室、導師個別談話、當然包括上廁所。

班上的幹部們此時段內非常忙碌，很少有自己讀書的時間：班長，忙著轉達校方的政令及報告班上的意見。衛生股長，忙著給體檢時發現患砂眼、香港腳的同學到學校衛生室領藥並且要負責監督每一位患者上藥，每個月帶同學去衛生室磅體重並紀錄。風紀股長，要點名並紀錄不守秩序的名字，是最忙而不討好的一股，同學可以去很多地方，進進出出，非常麻煩。服務股長，要收發週記本，歸宿單（星期六有外宿假的人可以回家住一晚，星期日晚自習前返校。外宿假於開學時由家長書面申請，信函上留有家長簽名及印鑑。每次回家再帶一張紙條--歸宿單請家長簽名蓋章，證明確實在家住宿無誤。訓導處收回後就核對簽章發現疑問立即和家長聯絡）。

「週記」：

週記本，是每週和導師間的橋樑，印著統一格式。週日晚自習多半同學都在忙著把各欄填滿，服務股長在下課鈴後把收到的本子抱到導師寢室去，如果沒寫好的就要週一自己送給導師。因此，這份不打成績的作業，反而沒有人延遲交卷。

可能是想要訓練我們養成看報紙，關心國內外大事的習慣吧？正面就有一週時事欄，我們為了節省時間，輪流負責看報紙摘下重點回教室大家抄，只是把條文順序抄得不一樣，就算完成。這麼多本週記，導師又那麼忙，相信她沒有太多時間花在週記本上，何況是抄報紙的部分。有一天，服務股長報告，沒有發還週記本的同學自行到導師寢室取回。告知風紀股長我的去向，來到導師寢室。她的臥室有兩張單人床，兩張小書桌和兩張椅子，分明是她和另一位老師同住在這不到 4 1/2 個榻榻米大的屋子裡。站在她旁邊看她掀開我的週記本。這一週的自由記載我是寫回家後發現家人半夜發高燒，住在楊梅鎮的鄉間，無法就醫，家中有些酒精，做了酒精拭浴，再利用冰涼的井水敷額頭的事。她誇獎我能隨機應變，學以致用。我好感動，知道了老師這麼花精神在週記本上，我也好慚愧。立即自招抄新聞的事，她笑了笑，隨手翻到一頁有一條，在字旁加了小小的紅圈，她說：「新聞都是一樣的，照報紙抄或抄同學的，你都會稍微知道一些時事，字不要抄錯就好，你看，在這裡」。週記本發回來，只看導師評語欄，從來沒有再去看前面抄的新聞。從這之後，不但認真的寫，而且十分用心，把自己的心事，以及自以為應興應革的天真念頭全寫上去，包括體格檢查項目給我的挫折感。

「迎新會—姊妹情深」：

有一天，班長報告晚自習在禮堂，參加迎新會。學姐們預備了糖果和節目款待我們。最後抽籤；簽上不是獎品，是最高班學姐的名字，我們是雙班，所以三年級的學姐也加入才夠分配每個新生有一位姊姊，然後換座位，一對一姊姊和妹妹同坐，開始盡起做姊姊的義務，從生活，學業以及後來的實習，面授機宜，無微不至。有些情深的姊妹，在她們畢業後仍會通信聯絡，指點迷津，是

一項既溫馨又貼心的傳統。

有一位同學的姊姊，那時候正好輪派在我們大廚房實習（學習計算營養、計畫菜單、採購、分菜、監廚等項），兩人相約明天第三節下課在餐廳見面，當晚並不覺得特別，直到第二天，見她喜孜孜的跑回來，手上捧著一大片剛剛出爐的鍋巴，上面塗著一層薄薄的豆腐乳，我們蜂擁而上，她忙著把香氣四溢的鍋巴一小塊一小塊掰給大家嚐真是美味極了，立即成為我們的最愛。每天第三節快下課的那一刻，座位在門口的同學，早已擺好了衝鋒的架勢，鈴聲初起，一溜煙似的竄了出去，也不管老師講課是否告一段落。不知情的老師可能以為她們是內急，所以任由她們跑出去，也從不過問。

「課外活動」：

雙十節的來臨，舉國歡慶，為了參加遊行，課後就在操練隊形。校方趕著為我們量身縫製校服，發給我們之後要自己洗燙。燙一次要花費五角錢，很捨不得。有位姊姊傳授絕招，把百褶群在半乾的時候平鋪在床板上，用手一摺一摺的捏出褶子壓在褥子下面，第二天拿出來晾乾，晚上再壓回去，效果和洗衣店燙出來的一樣好。十月九日課後，大家忙著檢查剪髮齊耳否？擦白（用一種擦布鞋專用的粉）鞋面否？一切就緒等待明日的集合出發。這是入學後第一次參加校外活動，感到非常興奮。我們編成兩個中隊參加，天氣晴朗，藍天白雲和我們的白衣藍裙在陽光下相互輝映。所經之處，兩旁民眾夾道歡呼，想必是一支頗具特色的隊伍。後來因為軍訓課程，整隊出外參加活動都是穿軍訓服，就不再具有這般的光彩了。過完唯一的寒假（未來的寒暑假都要實習），功課依舊繁重，還是要代表學校參加很多的校外活動。為了慶祝青年節，我們就要準備兩個節目。其一是土風舞比賽，體育老師指導我們勤練方塊舞。另一是慶祝晚會的表演節目，由教我們個人衛生的朱寶鈿老師負責導一齣“護理軍進行曲”。二項都是利用課後天色微暗之前在操場上排練。正式在三軍球場演出，滿場的掌聲，令我們把連日的勞累忘記乾淨。

護士節，是護理界的大日子，護士學會為了籌措經費，要舉辦義賣會。我們班也想出點力，經班會一再討論，又要好，又要價錢不貴，最後終於想出來，用班會買些白色棉線，大家合力鉤桌巾。班上有十多位同學會鉤，由她們漏夜在熄燈後躡手躡足地就著走道上微弱的燈光趕工，鉤出一朵朵的花，我們初學的就在她們的指導下，把花朵連在一起。這是全班第一次大團結，忙得不亦樂乎，也把我們的友情緊緊地融會在一起。

「加冠典禮」：

這是特別為一年級舉辦的，參加條件是“護病原理與護理技術”一科考試及格。加冠的人才可以實習，因此在內心形成相當大的壓力。看起來像是慶典活動，實質上卻是一次篩選。不能參加的人雖然在補考及格後仍可以實習，自己把護士帽加在頭頂的滋味，是很難受的。

大禮堂的舞台上多了一張大桌子，舖著白色桌布，上面有幾十頂護士帽整齊地排列著。典禮開始我們穿著實習服，一個接一個走向舞台中央，向夏校長鞠

躬，她把帽子戴在我頭上，導師幫忙用髮夾固定，時學姐給我半支白蠟燭，再用她手中的燭火幫我點燃，回到自己的位子，等大家都回來，跟著校長舉起右手讀南丁格爾女士誓約，唱恩光歌、熄燭、坐下，聆聽校長訓話。

整個過程簡單，卻十分隆重。輕輕的冠代表著重重責任的傳承，小小的燭光是願意燃燒自己去照亮黑暗的標示。在這一莊嚴聖潔的剎那間，想著的是一定要努力再努力，放能保住這頂帽子永遠不被迫摘下，是願望？還是美夢？

四、千錘百鍊

「暑假」：

暑假，帶給我們多采多姿的境遇。

這一年，救國團已正式成立，為青年朋友精心設計各類型的暑期自強活動。班上的菁英份子（擅長歌唱、舞蹈、演講、說相聲、演話劇的同學）被選拔組成軍中服務隊。其餘同學一半休假，另一半分往產院、省立台北醫院（現今的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實習。我輪到先休假六週再實習六週。剛剛好趕上自強活動—海泳大隊。雖然游泳沒學會，陽光、沙灘、海風、浪濤和形形色色的貝殼，卻讓人心曠神怡。那時候買不起防曬油，臨行前學姐送給我一罐凡士林派上了大用場，她叮囑在下水前後薄薄的抹上一層，受烈日炙晒的皮膚才倖免於起泡之苦，和我同隊的朋友都分享了這層呵護。結訓後滿心歡喜的回到學校，發現有些受不了這種高度緊張生活和嚴格訓練的同學，已經背著行李回家去了。邀了幾位常在一起的同學，試著去她家中想要勸解挽留，還是徒勞無功。枉費伯母特別為我們煮了滿桌佳餚，我們食而不知其味。昨天才抒解了一年來身心的疲憊，今天又新添無限離別的惆悵。

產院，我生平第一次接觸真正病人的地方（我們示教室內有一具仿照人體製造的模型病人，名叫張順美，早期的同學們都會記得她的功勞，一而再的在她身上練習各項技術，她都默默地承受著，任我們擺佈。另一種假病人後來定名為“模擬病人”，就是我們自己一個扮臥床病人，另一個扮護士，這項練習固然嘗試在真人身上做事，但更重要的是扮病人時能體會到病人在接受護理時的感受、心情、以及不便之處）。我們一組四個人，於週一早晨六時五十分前往護理站報到。先加入交接班儀式的行列；護士長和日班護士排成弧形，夜班護士開始她們的日夜班總報告。然後護士長介紹我們和病房的護士互相認識，日班護士開始她們的工作，夜班則隨同護士長去巡視病房，我們跟在後面認識環境。護士長點清楚病人數和看清楚病人狀況，交接班就算完成。另外一位日班護士按照一本物品清冊點齊數目，夜班護士能夠在七時三十分下班就已經是很早了，若是少了一把剪刀或鑷子等物，不知道再拖延多久，找到後才離開，若是少了病人那可就不得了啊！等病房工作就緒，護士長教我們看派班表，上面寫著一週的上班時間和當日的工作分配。因為是第一次進病房，只分配每個人負責四張床。下班回到寢室已是動彈不得。熬過兩星期之後，有如脫胎換骨，熟

悉了照顧多位病人時工作程序的安排及病房設備的位置等，就是增加到六張病床，也都能得心應手。

產院的護理站設在靠窗的走廊上，走廊的正中央有道門，正好對著寫有禮義廉恥的屏障，以前進校門就像左轉，從來沒有走過這一道門。到了早晨八時整，一陣叮鈴鈴的響聲傳來，接著一輛三輪車載著夏校長停在窗外（原來那陣鈴聲是警告校內諸君校長來了！），校長從這道門進來，直接走到護理站對面的小房間去，抬頭仔細一瞧，才發現小小的三個字「校長室」，難怪整個校園都沒有看到校長室。隔壁就是病室，病人按鈴叫人，她第一個聽到。有一次我經過那間病室時，聽到鈴聲，手中正好抱著一堆髒衣服，打算丟進污衣袋，洗淨手再進去，等我再到那病室門外，只見那位病人說：「這種事怎麼可以勞動校長！」校長笑著回答：「為什麼不可以？我是護士啊！」端著病人用過的便盆出來。我趕忙去接手，她若無其事地回辦公室，此後，大家都特別提高警覺，不能再讓百忙的校長替我們做事，也體會到她為病人付出的愛心，為我們以身作則的苦心。

「二年級」：

課程最重要也最忙碌，甲班上午上課下午實習，我們乙班相反，下學期再對調。實習地點在產院的比較舒服，分到台北醫院的就十分辛苦。上午實習的時間訂在七至十一時，為了瞭解病人的狀況、被分派的工作是否會做，於六時三十分前要到達病房，預作準備，督導會在交接班時抽問，若答不上來時是相當難堪的。從學校走道醫院最快也要十五分鐘，為了避免病人受感染，實習服及鞋帽要帶到病房更換，零零總總加起來，清晨五時五十分不出校門的人就會趕不及。早餐的稀飯要六時三十分出爐整個上午都飢腸轆轆，遇上颱風或寒流過境就更加慘兮兮。很多同學都有過交接班時昏倒的經驗，我也不能例外，那次是在外科病房，大家正在聆聽夜班護士讀報告，突然覺得嘴唇有點麻、腿有點軟、眼前發黑、兩旁站著的人把我攙住，沒有跌倒在地上……我醒來已躺在庫房裡的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全身濕漉漉的，督導王仲蘭女士正在用一塊紗布幫我擦拭額頭的汗水，我撐著做起來，有些頭暈，這時，護士長王家敏女士送來一碗米湯。這碗米湯我是合著汗水、淚水吞下去的，當下的感激，很難形容。

這一學年有很多變化，校名改為「台灣省立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新的產院開始建造。夏校長為了護校師資缺乏，積極籌備創辦專科部。和我們切身相關的是換了英文老師褚仲做我們的導師，又漂亮又溫和，衣著很講究，話劇中女主角的戲服都是向她借的。她管我們的方法有些放任，但是我們敬愛她，反而更加守規矩。訓導處正式和教務處分立，新來一位正氣、端莊、落落大方又帶幾分嚴肅史復主任，教我們藥物學。她的訓話簡明扼要，從不囉唆，但幾乎她說的每一個字，我們都會自動地確實遵行，從來沒有考慮過要打個折扣或者是心非敷衍一下。因此，她對我們這一班的班風，也時加讚賞，我們就以更多的好行為回報她。諸如每週的寢室整潔比賽，晚自習秩序比賽等，拼命地保有

優勝的錦旗不離開我們班的領域。可惜我們表現過了頭，讓別班覺得沒意思，下學期就沒有再辦這類活動了。去年國文老師過桂榮先生曾教我們中庸之道，只是要做到不偏不倚，實在太難了。

「三年後」：

忙碌的生活中，沒有寂寞的困擾，很快的，我們進入第三學年。是學校的中間份子，個個自信滿滿，好像天塌下來都能頂得住。課上得更少，實習的時間增加到每週四整天。一般內、外、婦、產科病房的護理工作，都由我們包辦，病房護士們只要在一旁負責監督，不出差錯就可以了。因為實習比上課日數多，我們搬到台北醫院的護士宿舍去住，早晚不需大包小包背著趕路，院方常常加菜所以伙食比學校吃的好，並且每月發給我們每人兩塊洗衣肥皂也是頂不錯的，省下買肥皂的零用金可以移作他用，當然最開心的是認為住在外面天高皇帝遠，自由自在不必受管束了。不料夏校長是和她的好友護理部主任王素雲女士同住在這棟宿舍裡。我們出入都必須應過她們的房門口，晚自習的場地在餐廳，位於她們臥室正對面。如果我們談笑的音量稍高，就能立即引出他們兩位老人家之一，站在房門口，雖然只是靜靜的站在那兒，維持秩序的效能卻是一等一。這份尊重、和希望我們學會自治的期盼，誰能無動於衷呢？

每年五月四日是校慶日，校內呈現出一片喜氣，大家都在忙著籌備慶祝活動，產院舉辦健兒返校活動，凡是在我們產院出生的寶寶，全部是被邀請的小貴賓。那時最大的寶寶只有五歲，帶她們前來的家長人數就會很多，因此門診部和公共衛生單位聯合推出衛生教育展覽。我們班兩方面都分出人力，去支援從準備到接待的各項工作。學校方面照例在當日上午開慶祝大會，在傍晚有遊藝晚會。晚會節目由每班班長先開籌備會，提出自己班上可能推出的表演，決定後各班再分頭準備。我們可愛的土班長（一年級暑期軍中服務演出話劇中的角色，飾演一位土包子班長，因演技精湛而一舉成名，回校後大家都選她，暱稱土班長或土包子，率真、熱心又能幹的她，也欣然接受，日子久了大家幾乎忘記了她的名字），居然答應由我們班提供話劇，她認為曾在軍中服務時表演過的精彩節目，值得也再在校內出一次。然而此時的情況是問題多多；演話劇的人分散各處實習。有兩個角色，一個是高中畢業生，當專科部正式招生時她已轉學。另一位則不幸罹患腎臟病休學。時隔兩年，曾經演出過的也都忘得差不多了。當年的義務導演劉賽雲女士和她那些愛好戲劇的同學們也已經師大畢業了。班會中七嘴八舌，轟得土班長臉色蒼白，最後為了擁護他話已說出去，就只有勉為其難。補選兩人擔任所缺的角色，其中之一就是我（並不是我會表演，是因為班上同學要治療我不愛說話的毛病）。那一年的導師是魏渠波女士，曾於二年級時教我們內外護理，也是一位人人害怕的內科病房督導，她所管理的病房，要求嚴格極了。有位同學二年級曾在她的病房實習，有一天她伸出時指指尖問同學：「你看！這是什麼？」答曰：「有些灰土」，手上正好拿著剛洗乾淨的抹布，好心地想去幫她擦拭，她卻很嚴厲的說：「還擦！這是病人床旁桌的灰，你只擦上面，旁邊和下面要不要弄乾淨？」這件事傳開後，大家人人自

危，所到之處也都能一塵不染。後來還有人走到台北醫院大門前的台階就軟了，全身發抖，好幾次都是同學們扶著進去的。大家都在背後叫她 Tiger 魏（高班學姐傳下來的稱號）。所以此時班上遇到困難，沒有人敢去麻煩她。誰也想不到她居然會協助我們解決了一切難題。他幫我們聯絡病房，要排戲的人每天上 7 至 3 時的班，這樣有空的時間又一致了。她有位戲劇造詣頗深的朋友，田豐先生，答應為我們導戲。每次排練她總是坐在第一排靜靜地做觀眾。有個角色要抽香菸，她看不順眼煙吸進去立即從口吐煙的拙樣子，第二天買了一包煙，那個角兒由她親自訓練，把煙吸進去稍停片刻再從鼻孔冒出來，經過一番調教，這位大反派演得非常出色。採排那天，我們才知道她早就聯繫好請事務處協助布景，她的好友前往美國進修返台的林主任協助化妝，以及請廚房煮了一大鍋麵做宵夜。她是這麼的細心，這麼的能幹，這麼的不動聲色埋頭做事，讓我們非常震撼，從此後這位敬而遠之的老師一夕之間轉變成最被依賴的老師。修完這一年的課程就剩下最艱鉅的部分—實習。

五、實地體驗

四年級，從暑假的第一天起到一年的五月底止，大約每四週換一個單位，全時間（和病房護士一樣，每週實習 46 小時，由院方護士長派班，每週輪休一天 Day off，另外有一天少上兩個小時班，空在上午叫 Am off，空在下午叫 Pm off）在各醫院實習。除了一般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嬰兒室等病房再去輪轉一次，又加上高難度的新項目：

「產房」：

我們是合訓科，畢業後得到護士、助產士雙重資格，所以在產房實習和接生佔了很大的比例。照樣由護士長派班 46 小時，但是下班後要留在值班室 24 小時待命，叫 on call，有時候是平安夜，有時則一個接一個，如果整夜都在忙，護士長會酌情補修半天或一天，讓我們睡覺。但是輪到自己接生時頂多和下一位同學情商調換次序，絕不肯放棄寶貴的機會。每個人至少親手接生滿 50 個才能畢業，如不足數只好勞煩林主任特別安排產防實習。這一年之中，我們每人輪流休假四週，有人先實習後休假，接生數不夠就可以利用休假的時間來補足。如果先休假的人就只有慢點畢業啦！我的休假排在最前面，雖然有機會參加暑期自強活動—霧社野營大隊，徜徉在崇山峻嶺之間，逍遙自在，享受大自然的情趣，可是也時刻牽掛著萬一接生數不夠，我要怎麼辦？幸好在那一年產院已經啟用新廈，病床從 12 床增加至 93 床，業務繁忙。另有南部三家和學校合作的實習醫院：左營海軍醫院、台南空軍醫院、聯勤四總醫院，提供實習產防的機會，當我南北奔波結束產防實習時，接生個案已超出 37 人次，其中有兩對雙胞胎，親手迎接寶寶來到人間的總數共計 89。一疊密密麻麻的接生經驗單呈繳到實習處，總算鬆了一口氣。

凡事起頭難，何況接生這麼重大的事，校方十分謹慎小心，第一階段（至少四週）一定先派在產院，循序漸進仔細教導。第一步：認識產房及其管理，最重

要的是清潔，每天都以肥皂水擦牆壁窗子任何可能藏落塵的地方，再用清水拭淨，以預防感染。遇到有人生產，在一旁仔細觀察，下班後再複習二年級所學的婦產科學及護理，特別是分娩期的章節。第二步：產房的先生（已經畢業的學姐，在產房任職，但不是任教職的，一律尊稱她們為先生，與教課的老師做一區分）教我們刷手、穿戴手術衣帽手套和協助別人穿戴的練習。經先生一一認可再進入第三步：真正的刷手，站在接生者對面位置觀察，也就是個別的示範，看完一個自己回去模型上站接生者的位置練習。第四步：觀察先生護理新生兒，同樣的回去用模型應練習。第五步：自己練習熟練後站接生者的位置，先生站在對面位置隨時指導，必要時也可以立即接手，以確保產婦及新生兒的安全。第六步：自己護理新生兒，先生一旁指導及協助。第五、六步驟依個別差異而定，記得當年我站主為接生已超過十次，仍要懇求先生刷手協助。並非我疏於複習記憶不夠精熟，實在是每位母親陣痛到了極度的哀嚎聲讓我心痛。新生兒初生前後危機重重，絕對未能因為我學習的需要有任何些許的閃失。於是，我多了一個“油漆未乾”（太粘了）的名字。

任何事，第一次都會很緊張，我第一次刷手時，先生小聲告知接生者是婦產科主任，要小心一點，頓時連呼吸都感到不順暢了。刷完手穿戴整齊，消毒皮膚，打開產包位置妥當無菌區，一邊注意產婦狀況和聽胎心音，一邊等主任，額頭汗珠如雨滴，身旁的同學忙著幫我擦汗。主任就接生者位置，因為帶著口罩和手術帽，只露出眼睛看不清誰是誰，覺得有些面熟。她一面檢查一面和產婦談話，教導他如何運氣，如何放鬆。哦呵！原來是我們婦產科學的王桃蓀老師，她看起來那麼年輕，沒想到居然是主任。當她停下來等待成進行時，望著我沒說話。我說：「老師好！」她點點頭，豎了一根手指，大概是問我是不是第一次吧！我也豎起手指，她就講產婦現況，過一會陣痛加緊，每一機轉都向在課堂上一樣說明，第一次感受到跟著教課的老師實習是這麼的好！

不刷手的時候是輪流護理新生兒，常聽到用「呱呱墜地」比喻小兒初生，真正在初生十分“呱呱”表示開始呼吸，是開始人生唯一最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墜地”可千萬使不得，每個人都要極度小心。初生時滿身胎脂和羊水，滑溜溜的小東西，緊閉雙眼張大嘴巴哇！哇！叫，不斷揮舞著雙拳或小腳，軟軟綿綿的，相信看到這一幕的人，也會和我們一樣，熱愛生命，尊重生命。人人出生時都一樣的可愛，為什麼成長之後會有那麼大的不同呢？

「夜班」：

夜班，分大夜小夜兩種；小夜從下午 3 至 11 時，是個滿不錯的時段。大夜從晚間 11 至次日晨 7 時，日夜倒錯的生活，使得很多同學苦不堪言，晚上就很累，因而連帶食慾不振，四週下來，整個人瘦了一圈，顯得病歪歪的。我則恰好相反，正和我這個「夜貓族」的習性，不必清早起床已是一大樂事，台北醫院供應夜班人員的點心（一個手提式的小鍋，內盛半鍋約一大碗的肉絲青菜湯麵，上層有兩個連殼的白煮蛋），更覺得美味無比。大夜班只有一位護士和我兩個人，正式學習獨立的好機會。

某一夜，正好在接班時有位病人經醫師診斷呼吸心跳停止，實習這麼久，還是第一次面對死亡，心裡感到毛毛的。一般護士知道這種經驗難得，好心讓我先負責這一位病人，原先分派給我的常規工作由她替代。剎那間，要把一年級楊老師教的臨終護理從腦海深處挖掘出來，一點一點串聯成片，然後著手護理。有緣才能為這位素昧平生的患者做人生最後的服務，我鼓足勇氣，拋開恐懼，以最尊重的心態，仔細地操作記憶中的每項細節。他沒有親友在旁，一個人孤零零的離開塵世，悲憫之心油然而生。想要為他做些祈禱，無奈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什麼都不懂，只好按以往參加喪禮僅有的一點印象，為他默唸著：「願你安息主懷，阿門」、「願你往生西方、南無阿彌陀佛」，就這樣反覆不斷。不論對他是否有意義，反正我已竭盡所能表達了至誠的敬意。說也奇怪，就是這麼一念之仁，原先那種害怕的情緒已經被轉移，全神貫注，思忖著還能為他在做些什麼？自己感到一切就緒，去請護士幫我查核。正巧那時急診室的夜班護士長惠名女士前來查病房，一同看過，她拍拍我的肩，說：「你做得很好，難為你了，怕不怕？」我趕快拿出手帕緊壓雙眼，不讓淚水奪眶。簡簡單單幾個字，那麼溫暖，那麼貼切，給予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持。我得要牢牢地記住，如果有一天我做老師，我要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的學生。過了一會兒，太平間的工作人員接走遺體，病房恢復了原來的情景。這時候反而思潮起伏，久久無法寧靜。有一些沮喪，感嘆人生無常。窗外黑漆漆的，四週一片寂靜，似乎帶些兒陰森森的恐怖氣氛。有人從走廊經過，就趕忙盯著地面看，清楚地看到影子才能放心，不支是誰傳給我這樣的迷信「只有在夜裡才有影子」。直到護士回辦公室給我壯膽，方定下心來把記錄完成。

第二天，把整夜的經過說給同學聽，讓大家分享這份少見的經驗。沒想到有位同學笑彎了腰，她說：「虧你想得出來，萬一他是回教徒，你豈不是白念了！趕快去拜師，把各宗各派的詞兒都學一學，下次就不會念二漏萬了！哈…哈…」隨即引發哄堂大笑。雖然十分尷尬，卻也覺得很有道理，身為護士除了專業知識、技術之外，還要有豐富的常識，才能適時適地給予別人更合宜的幫助。

「實習護士長」：

這四週的實習是最艱苦的，跟在護士長身邊團團轉，學習做病房的管家婆。也是我在全部實習過程中，付出心力最多而成就感最低的一段日子。尤其是工作人員的管理。無論費多少功夫多方面為大家設想，總會有人對某事不滿意。這種浪費精力時間又吃力不討好的位置，遠不如做一個快樂的小護士，只要自己肯用心做「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所到之處，必有所得。自己護理病人一天天的好轉，躺著進院的病人能夠走著出去，在他們的「謝謝！」聲中，是多麼地令人陶醉啊！

「手術室」：

在這裡，無菌技術的要求最嚴格，器械儀器最難認識清楚，病人的情況最危急，醫師的情緒最緊張，因此，可以稱上最具有挑戰性的單位了。提起手術室，大家一定會懷念「阿崙桑」、「木屐」和「大冰塊」。

阿崙桑（台北醫院手術室護士長江阿崙女士），大家都這樣稱呼她，沈穩冷靜，機智過人，這麼繁忙的單位，在她的領導下井井有條，而且大家相處得和樂融融，真的很不容易。我們班這麼多人，每四週換一批新手，她能不厭其煩地把每個人都教會，實在讓人欽佩。

那時期為了預防摩擦生電、引起氧氣爆炸，以及避免外界的塵污由鞋底帶入，凡是進手術室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換上木屐（用木材做底的拖板鞋），走起路來，發出咯蹬咯蹬清脆的聲響，尤其遇到緊急狀況要分秒必爭時，就相當熱鬧了。那時期沒有冷氣空調等高科技設備，降低室溫的克難方法，是在每一個手術臺旁的地面上，放置一塊約3呎長2呎寬1呎厚的大冰塊，利用冰塊融化時吸收熱的作用，稍解炎夏的燠熱。可憐那些外科醫師們，仍是一個個汗流浹背，十分辛苦。

所有的手術中，最慘不忍睹的，莫過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血跡斑斑的急診手術。人類，是萬物之靈，為什麼會自相殘殺呢？造禍者只消幾秒鐘，受傷的人卻要醫護人員花費好幾個時為他修補，傷重的人也許不治身亡讓這批救治他的醫護人員辛勞之餘，還要飽受心靈上的挫折！殺傷別人能洩憤嗎？事後能問心無愧嗎？但願那些性急、氣盛、狂燥、激動的朋友，能夠澄心明性，強「忍」下一時之氣，就是為了自己、家庭、社會、國家「造福」了！

六、美夢成真

五月底，實習告一段落，同學們除了補實習、補接生的，大部分回到學校，準備畢業考（只考學科，可能是怕我們這一年實習把課本忘了吧！要再測試一次才放心分發到各醫療院所去服務），和國家舉辦的全國性就業考試（相當於普通考試，及格後取得公立機關的服務資格）。校方也利用這空閒期間為我們安排參觀、聽講演等活動，這時候出現一位從未謀面的老師過定和女士，她的氣質高雅、風度絕佳，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感覺上她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是那麼得體。由他負責帶我們參觀沒有去實習的北部醫療機構；如樂生療養院等。看到她和痲瘋病患交談時所流露的那份關愛，讓人打從心底裡感動，很可惜我們就要畢業了，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在她左右，耳濡目染她的好風采。

我們是公費生，畢業後必須服務三年，由學校分發到公立醫療院所工作，服務的地區和機構按我們的志願。志願單的填寫就得要非常慎重，免得日後待不下去日子難過。填志願的動機，各式各樣，有人想到黑暗處去發光，有人想離家近些就近照顧家人，有人想出國留在台北市補習英文比較方便。參觀和聽演講常常影響個人意願，朝思夕改，很多志願單被塗成黑鴉鴉的一片，每次更改之後，可能又有別的想法，有時找出自己的志願單，看看又再放回去。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再深造，報考三年制專科，情緒比較穩定，沒有受到這份動盪不安的困擾。可是有一天，澎湖衛生院的院長蒞校演講，比喻澎湖衛生院士醫護人員的沙漠，工作辛苦薪俸低，有三個名額請不到人，非常希望我們有雙重資格的人去服務，進用了一個人可以底兩人用。散會後有兩位同學立即更改第一志願

為澎湖衛生院。過了兩天是截止改變的日子，仍是只有她們兩。這麼需要人力的地方，尤其是醫生不夠時助產士在婦幼保健方面，有著相當重要的功能。我想，升學早晚都一樣，不如先到那兒去工作，決定後就去更改志願。土班長說志願單已經送到林主任處，林主任又說在校長室：「沒關係，反正明天校長要和你們個別談話，你直接向校長報告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我們和新生訓練時一樣又在大禮堂排排坐，等待林主任叫名字到校長室去。四年級的成長與歷練，我已不再木訥，向校長懇切表達我想要改的第一志願，這樣勉強可以算得上是到黑暗的地方去點蠟燭吧！等著校長說可以的當口兒，只聽到啪的一聲，嚇了我一跳，她拍完桌子卻笑著對我說：「你這孩子，就一心一意的準備考專科，現在護校的師資比澎湖更缺乏，那邊我派別人去，你不用操心。教育廳已經同意你們先服務一年，如果考上專科，畢業後再補兩年。這一年你就留在學校，暑假會有新的訓導主任鄧玉祥主任來，你跟她學學怎麼管學生。林主任會安排宿舍給你們。考完後立即上班。好了，再有問題就去問林主任。」一席訓話定終生、工作、生活、前程都已經替我安排妥當了，我還天真地在想著志願單上三個志願怎麼排列。別人擔心著服務三年，我嘛！是一年、三年、再兩年。當時怎麼也想不到這一服務就是整整的廿五年！若不是後來教育部的評鑑報告屢次都指出教師陣容學歷太低，只有百分之多少的有學位，要求校方改進，我才退休，我若不退就沒有缺進用有學位的教師。不然的話，就不知道會在服務多少個「三年」了！前瞻歲月，是那麼的漫長！回顧時光，往事如同昨日一般，卻又是那麼的短暫啊！

大禮堂舞台前的天花板上，垂懸著一幅大紅布的橫幔，上面剪貼慶祝第四屆畢業典禮的大字。我們穿著筆挺的護士服，一朵學妹贈送的紅玫瑰別在衣襟，從操場整隊步入掌聲四起的禮堂，又回到一年級開學典禮時的座位。然而，四年的護理教育，閱歷過人世間的生、老、病、死，習得了保健，護病的智能。雖然是理論不太精深，但以技術嫻熟，在家能照顧自己和家人，出外能照顧朋友服務社會，不再是那個羞怯而不更事的我。左邊衣領上那枚金質的畢業紀念章（是班上在畢業前最後一次腦力激盪合作設計的成果，用 K 金製造，存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金才夠繳工本費。是一個直徑 2cm 的圓圈形，代表我們圓滿學成。也表示我們更要繼續努力精進、磨光稜角，學習心性的圓融。圓圈上刻著校訓「公正、誠實、勤勉、審慎」、是日後待人接物的座右銘。中間一個，S 上刻著英文校名的字母，表達將我的母校永存心中），在閃閃發光，胸前的玫瑰，吐露芳香，內心充滿了美夢成真的喜悅。

夏校長訓話，最後的叮嚀。想必每一位經過她老人家悉心調教的畢業生，都會記得這一句：「在校時你以母校為榮，畢業後母校以你們為榮」。的確，當年長輩們聽說我考上醫職，都會豎起大拇指說好學校，你能考上，真不錯。多年來，大家都在兢兢業業，不願稍做有損母校名譽的事。學校的好與壞，不是單單存在於物質條件。師生間教與學的互動，記憶品德的養成以及畢業生的服務素質，才是真正被社會肯定的主因。

人手一卷象徵性的畢業證書（正式的證書要等服務三年期滿，由服務機構出具證明文件，再回校換領），離情依依，各奔前程。

七、後記

85年6月，欣然接下母校「建校五十週年暨附設醫院四十八週年紀念特刊」的邀稿函，可是這些年來母校三地（內江街、漳州街、明德路）曾留下腳印無數，一點一滴，都是珍藏，不知從何下筆。直到有一天搭606號公車回母校參加校友會，聽到同車的年輕朋友在談論學習狀況，他們也一同走進校門，原來是我的小小學弟和學妹。放眼望去，這麼幽雅的石牌新校區，這麼現代化的設備，這麼優秀的師資陣容，在這樣環境中受教育，是多麼地幸運啊！不禁想起我讀護職時的情景，特此記下，給學弟妹們比一比，請你們想一想。要迎接美好的「未來」，就要用全心全力掌握住每一個「現在」，放下一切不如意，負面的情緒只會浪費你們的青春和精力。我衷心想要告訴你的是，學護理是個很不錯的抉擇，可能老師們教學態度上嚴謹一些，你可知道在你實習時病人生命安全是他們的負擔。用你的智慧去擷取她們的所長吧！發院服務人群的人，是有福的。